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綠野仙蹤  
第二十五回 出祖居文魁思尋弟 見家書卜氏喜留賓

詞曰： 荊樹一伐悲雁旅，燃箕煎豆淚珠淋；木本水源宜珍重，且相尋。客舍陸逢羞莫避，片言道破是知音；異城他鄉恰素心，幸何深！

——右調《花山子》

再說朱文魁被大盜劫去家財妻子，自己頭上又撞下個大窟，滿心裡淒涼，一肚子苦氣。虞城縣傳去問話，頭上包裹不甚嚴密，受了些風吹，回到家中膀腫起來，腦袋日大一日。李必壽只得與他延醫調治，方得腫消痛止，慢慢的行動。又過了一兩天，親自到縣裡，打聽拿賊的音信，並妻子的下落。問了問，才知本縣行文到山東青州府去，照會喬武舉有無其人，拿解的話說，詢問捕役們，都說各處遍訪，蹤影全無。抱恨回來，逐日家悲悲啼啼，哭個不止。又想起房價尚未歸結，遂到買主家說話。買主道：「你今日搬了房，今日銀子就現成。」文魁妻財兩空，那裡還有山東住的心腸？在本村看了一處土房，每月出二百文房錢。又想了想家中還有些箱櫃、桌椅、磁錫、鐵器等物，到此際留之無用，棄之可惜，就一齊搬來；這幾間土房內，也放不了許多，又且是些粗重東西，僱人抬送也得費錢，於是又到買房人家說了情節，要減價一總賣與。買主憐念他遭逢的事苦，又圖占他些便宜，同他看視一番，開了個清單，把價錢講明，連房價一共與了他三百六〇兩。文魁也無心揀擇吉日，收了銀子，就同李必壽夫妻二人，帶了幾件必用的器物，搬入土房居住。將房價並賣了家器銀子，拆開從新看過，又用戥子俱歸並為五〇兩一包，餘銀預備換錢零用。收拾將完，猛將房子四下一看，竹窗土壁，那些椽一條條看得甚是分明，上面連個頂棚沒有；回想自己家中光景，何等體局！孰意幾天兒就弄到這步田地，不由呼天吁地，大哭起來。

哭了一會，倒在炕上，千思百慮，覺得這後半世沒個過頭。欲要帶銀兩尋訪妻子，又不知他被劫何地，看捕役們的舉動，日受比責，是個實在拿不住，並非偷閒玩忽；山東行文查問，看來也是紙上談兵。自己又知道素日得罪鄉里，可憐者少，暢快者多；將個飽暖有餘的人家，弄了個一掃淨光。想到極難處，又大哭了一番。猛然想到文煒、段誠身上，不禁拍胸大恨道：「沒人心的奴才！你止有一個兄弟，聽信老婆的言語，日日相商，做謀奪家產的想頭。後到四川，因他幫了姓林的幾百兩銀子，藉此便動離絕之念；若講到胡花錢，我一場就輸了六百七八〇兩，比他的多出一倍。他花的銀子，是成全人家夫妻，千萬人道『好』；我花的銀子，白送了強盜，還貼上老婆，搭了弟婦，把一個段誠家老婆，也被他捎帶了去。銀錢諸物，洗刷一空；房產地土，統歸外姓。我臨行止與我那兄弟留了〇兩銀子，能夠他主僕二人幾日用度？且又將父親靈柩置之異鄉，他生養我一場，反受其害，丟與我那窮苦兄弟，於心何安？我起身時，九月將盡，他止穿著單衣兩件，又無盤費被褥，三冬日月，總不凍死，定必餓死。」相到此處，痛淚交流，自己罵了聲「狼心的奴才！」打了〇幾個嘴巴。又想起兄弟素常好處：在慈源寺中，打了他三四次，並未發一言；講到分家，倒是段誠還較論幾句，他無片語爭論，就被我立刻逐趕出去，我便偷行回家，不管他死活。想到此處，又打了幾個嘴巴。罵道：「奴才！你分的家在那裡？妻子、銀錢在那裡？田地、房屋在那裡？我這樣人活在世上還有甚麼滋味？」恨將起來，將門幾關閉，把腰間的絲帶解下，面向西，叫了兩聲「兄弟！」正欲尋上吊的地方，忽回頭見桌上堆著二百兩銀子，還未曾收藏，復回身坐在牀沿上拿主意。李必壽家兩口子在下房內，聽得文魁自罵自打，好半晌也不敢來勸他；此刻聲息不聞，又看見門兒關閉著，大是驚異，連忙走來推門，一看，不想還在牀上坐著。文魁看見，大喝道：「去罷！不許在此混我的道路！」李必壽連忙退回。文魁想了半日，忽然長歎道：「我何昏憤至此！現放著三百七八〇兩銀子，我若到四川，不過費上四五〇兩，還有三百餘兩，尋著兄弟，將此與他，也省得白便宜外人，再與商量日後的結局。設或他凍餓死，也是我殺了他，就將此銀與段誠，也算是跟隨他一場，然後我再死不遲。」又想及「山東關拿武舉，老婆已成破貨，無足重輕；若拿住喬武舉，追賊報仇，也算是至大事體；我意料文書至遲再不遲延上數天，到底該等一等下落為是。」主意定了，依舊隨緣度日起來。

再說姜氏自冷於冰僱車打發起身後，一路上行行止止，出店落店，多虧二鬼扶掖，無人看出破綻。姜氏係於冰早行說明，暗中有兩個妥當人相幫。起初二鬼相幫時，眼裡又看不見，不知是神是鬼，心上甚是害怕；過了兩三天後，視為尋常。披霜帶露，許多日子，方到了成安縣。入得城來，車夫沿路問「舉人冷逢春住在何處？」就有人指引道：「從大街轉西巷口，有一處高大瓦房，門外立著旗桿，還有金字牌匾，最是易尋的。」車夫將車兒趕到門外，歐陽氏先下車來，門上早有人問道：「是那裡來的？」歐陽氏道：「是尊府太爺冷諱於冰打發來的，有要緊話說。」門上人道：「『於冰』兩個字，係我老主人的諱，你少待片刻，我去與你通報。」又道：「客人貴姓？也該說與我知道。」歐陽氏指著姜氏道：「那車中坐的便是我主人，姓朱，河南人。」門上人去不多時出來，說道：「請客人裡邊相會。」歐陽氏扶姜氏下車，走到二門前，見一少年主人，跟著四五個家人，迎接出來，向姜氏舉手；姜氏從入了城，便心跳起來，此時又羞又愧，也只得舉手還禮。到了廳上，揖讓就坐。冷逢春問道：「老長兄可貴姓朱麼？」姜氏道：「名文煒，河南虞城縣人。」問逢春道：「老長兄尊姓？」歐陽氏連忙遞眼色，姜氏臉就紅了。逢春道：「弟姓冷，名逢春，這就是寒舍。敢問長兄在何處會見家父？」姜氏道：「是在河南店中相會，有書字在此。」逢春大喜。歐陽氏從懷中將書字取出，逢春接來，見字皮上寫著：冷不華平安信，煩寄廣平府成安縣，面交小兒逢春收拆；背面寫著年月日，河南虞城縣封寄。逢春見是他父親親筆，喜歡得如獲至寶，左右獻上茶來。逢春道：「家父精神何如？」姜氏道：「極好。」逢春也顧不得吃茶，將茶杯遞與家人，就將書字拆開細看，見上面寫著前歲春間，藉遁法走去情由；下面就敘朱文煒前後原故；看到姜氏女換男裝，帶領家人是段誠婦人，逢春便將姜氏和歐陽氏上下各看了兩眼，把一個姜氏羞得滿面通紅，真覺無地縫可入；歐陽氏雖然老作，也覺得有些沒意思起來。逢春看到後來，著他母親同他媳婦，早晚用心管待，飲食衣服處處留神；又言：他夫妻自有相會之日。字尾上面寫著幾句雲遊四海的話，並勉勵子孫；又囑咐逢春遠嫌迴避，使有男女之別。逢春看完，見姜氏羞慚過甚，坐立不安，也不好再相問答，吩咐家人們道：「你們都出去，一個不許在此伺候！照料車夫酒飯，並牲口草料，將客人的行李且搬在太太房內。」眾人俱皆退去，逢春向姜氏舉手道：「弟失陪了！容稟知家母，再請台駕相見。」說罷，拿著書字，笑著入屏風後面去了。姜氏見廳內無人，向歐陽氏道：「這位就是冷先生的兒子？不想是個大家，若再問我幾句，我實實的就羞死了。」歐陽氏道：「這叫個丑媳婦少不得要見公姑，既來投奔，尚有何說？我才見這位冷大爺，自看字後，一句話也不問，且吩咐家人們迴避，倒還是個達世故的人。」

不言二婦談論，再說冷逢春拿了書字，剛到廳屋，轉身後，見母親卜氏早已在此偷看，遂一同走入內房。卜氏道：「外面家人們說入來，你父親托一少年秀才送書信到此，我去偷看你父親怎麼便認得他。寄得是甚麼書信？我看這少年的人才，比你高出〇倍！」逢春大笑道：「他的人才，理該比兒高幾倍才是。」卜氏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逢春照字內話，將前後原由詳細告訴，卜氏同兒婦李氏笑個不止。逢春又將於冰書信念了一遍。卜氏差一家人媳婦出去相請，自己同兒媳俱換了新衣服，在院中等候。眾家人聽得說是兩個女人，大大小小都跑入內院，看客人如何行禮，被卜氏都罵了出去。不多時，姜氏同歐陽氏入來，卜氏迎接到中院過廳內，姜氏就要叩拜。卜氏道：「且請到東房，更換了衣服，我們行禮罷。」姜氏看見這許多婦女，倒覺得可羞些。走入東房，只見兩個家人媳婦，一個捧著衣服，一個捧著個匣兒，放在炕上，笑說道：「這是我太太著送入來了，請朱太太換衣服；匣子內俱是簪環首飾。」說罷，兩人將門兒倒關上，出去了。姜氏向歐陽氏道：「你看他們大人家用的人，都是知行款的。」主僕兩個各將靴襪拉去，除去頭巾。看衣服：一套緞子【上敞下衣】裙，並大小襯襖；一套是綾綢【上敞下衣】裙，也有大小襯襖，是與歐陽氏穿的，件件皆都簇新。匣子內金珠首飾，各樣全備。須臾，穿換停當，頃刻變成一對婦人，到堂前與卜氏行禮，次與李氏平拜；讓到第四層院內，卜氏房中坐下。歐陽氏也磕了頭，侍立一旁。姜氏道：「孤窮難女，遭家變故，投奔於二千里之外，得邀收留，榮幸易極！雖固是冷者先生拯溺救焚，要皆老太太同令媳太太垂青格外，使斷梗飄蓬之人，不致為強暴所污，死喪溝渠，皆盛德鴻慈

所賜也。異日拙夫或得苟全性命，惟有朝夕焚鼎，共祝福壽無疆已爾。」卜氏道：「適才小兒讀拙夫手書，雖未能盡悉原委，亦可以略知大概。令夫君遭惡已肆毒，真是人倫大變，千古奇聞。老賢姐娉婷弱質，日居虎穴龍潭之中，且有大智慧以李易桃。得全白璧，較刎頸芝娘，剔目蘆氏，又高出幾倍矣！冰操淑范，我母子無任佩服！今蒙不棄蝸居，殊深欣慰。」姜氏又要請冷逢春叩見。少刻，一家人在窗外說道：「我們大爺說男女有別，理應永避嫌疑，著在朱奶奶前道罪，亦不敢入來拜見！」這是逢春遵於冰書字教戒，自此後凡到內房，逢春必問明然後出入。清茶吃過後，眾婦女即安放手椅，揩抹春台，卜氏讓姜氏首坐，自己對席相陪；李氏旁坐。少刻，杯泛金波，盤盛異品，三湯五割，備極山海之珍。緣逢春要算成安第一富戶，故酒席最易辦也。卜氏復問起被害根由，姜氏詳細陳說，眾婦女無不慨歎，都贊美歐陽氏是大才。家人婦請歐陽氏到下房中，另席管待。卜氏親到前邊，與逢春定歸了姜氏住處，復來陪坐。酒席完後，姜氏起身拜謝，卜氏道：「蓬門寒士家，苦無珍品待客，得免哂笑已足，何敢勞謝！」又言：「此院西小院中，有住房內外二間，頗僻靜。」吩咐家中婦女將行李安置，隨讓姜氏同去看視。見一切應用之物，無不同備。姜氏又說起於冰未動先知種種神異，卜氏道：「出家數載，果能如此，也不枉拋家棄業一場。」次日，姜氏拿出□二兩車價，並幾百酒錢，著歐陽氏煩一家人付與。不想逢春早著人問明數目，已打發去了。卜氏又撥了兩個丫頭，服伺姜氏。後來姜氏與李氏結為姊妹，又拜卜氏為義母，卜氏總以至親骨肉相待，一家兒上下甚是投合。

正是：

蕭牆深畏無情嫂，陌路欣逢有義娘；但使主人能愛客，不知何處是他鄉。